

2013年的某一个晚上，我接到了部门主任的电话。“杨老师，从下个星期开始，希望你能带中四的某某班级。”我听到后的第一个反应，是晴天霹雳……这个班级，就是学校里最难搞的“魔咒班”！里边的学生大多数有纪律问题，有人的家庭还有黑道背景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讨厌老师，尤其痛恨华文老师。那一年，他们总共换了4个华文老师，我就是第四个。第一任华文老师跟他们“八字不合”，关系很恶劣。在一次的冲突中，他们撂下狠话说放学后要找人对付她，吓得那位老师每天回家都心惊胆战。第二任华文老师生性温柔，学生就欺负她，经常把她惹哭。第三任华文老师作风比较强硬，但也拿这群学生没办法。因为越对他们凶，他们就越不合作。

我接到要教这一班的指示后，心里只有一句话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比我资深和严厉的老师都搞不定他们，我这个只有两年教学经验的“菜鸟”又能做什么？

接手“魔咒班”前，我跟随第三任华文老师进了那个班。果然是“名不虚传”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的印象十分深刻，当老师要求他们请安时，班上有个学生竟然“双手抱胸，双脚交叉放在桌子上”坐在那里，无动于衷。老师只好轻声请他起立，那个学生的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，慢条斯理地站起来。他的动作，完全就是宣示自己是这个班的“老大”，不把老师放在眼里。我心想：“完了，这种班级要怎么带？！”但我没法拒绝学校的安排啊，那我只好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”了！

我正式带“魔咒班”的第一天，除了几个较合作的，其他人全站在走廊上不进班。他们无非是想给我“下马威”，让我着急，然后低声下气地求他们进班。开玩笑！姐姐我才不是“省油的灯”，岂有顺从他们意愿的道理。我对这一幕视若无睹，进了班，坐在那里跟班上的学生愉快地聊天。过了十几分钟，外面的那群宝贝看我一点都不在意他们，有点自讨没趣，只好站在窗口前，让我“看见”他们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才似笑非笑地问他们：“大哥们，可以进班了吗？”那群学生一见有台阶下，马上二话不说进班来。

终于全班人都进来了，我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，笔直地站在班级前自我介绍。相反地，我拉了一张椅子到班级前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双手抱胸，翘起二郎腿，俨然一副“黑道大姐”的模样，跟他们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也不知道你哪个道上的。但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，至于你们会不会是我的朋友，就要看看你们的表现了。”我以为说完这段话，他们应该会“叫嚣”，骂我贱。结果出乎我的意料，全班人都静静地看着我，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丝惊讶和保留。第一堂课，就在平静中结束了……

此后，我跟他们达成了“协议”，只要他们配合课堂，我就相对给予他们一些自由。我其实对他们充满好奇，究竟为何他们会变成“刺猬”，不让大人靠近他们？他们的内心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？我不知道……

## 每个孩子就像一本书

于是，我在每堂课都会抽15分钟，放下老师的架子去跟他们聊天。通过每一次的聊天，我发现有人来自破碎的家庭，没有家庭温暖。有人家境贫苦，他每天必须打工来帮补家计。有人的生长环境充斥着暴力，难怪他变得如此易怒，难以接近。我越是了解他们，就越是心疼。因为在这些孩子身上，充分体现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的无奈。我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，因为我对他们的状况竟然无能为力。我惟一能做的，就是倾听和陪伴。

我和这群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这个班后来没有再换过华文老师，他们甚至有点期待上华文课。每次我进班，都看到孩子欣喜的神情。他们总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跟我分享，无论是开心的、难过的、生气的，还是无助的……每一次，我都静静倾听，适时给他们一些鼓励，试着把一些正能量注入到他们的生命里。

毕业前，这群孩子很真诚地跟我说了一席话：“老师，谢谢你。你真的很不一样，因为你懂我们，你会听我们说话。你没有看轻我们，反而像朋友一样关心我们，你让我们感受到了尊重，看见了自己的价值。老师，毕业后我们会想你的！”他们的话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投身教育界的意义。教育不就是通过小小的举动来影响孩子吗？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我们的课堂，但却会记得我们的陪伴和教诲。

每个孩子就像一本书，尽管有些书的封面可能不好看，但只要我愿意翻开这本书，我们也许就能读到一篇很特别的故事。

